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荒 韩乃寅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远离太阳的地方)

陈丹青荐

I 援天...摇 II 援韩...摇 III 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援 095 援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00000 号

远离太阳的地方·第一部

天摇荒

Tian Huang

作摇摇者 韩乃寅

责任编辑 韩马合省

封面设计 韩安摇璐

出版发行 韩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摇摇址 韩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000000 号楼

网摇摇址 韩 000000 网

邮摇摇编 韩 000000

电子信箱 韩 000000@000000.com

印摇摇刷 韩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摇摇本 韩 16 开 000000 页

印摇摇张 韩 000000 张

插摇摇页 韩原

字摇摇数 韩 000000 字

版摇摇次 韩 2000 年 00 月第 00 版

印摇摇次 韩 2000 年 00 月第 00 次印刷

书摇摇号 韩陈丹青荐 000000 000000 000000

定摇摇价 韩 00.00 元 (共三部)

楔摇摇子

王大愣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当他在小兴安岭南麓的这方北大荒土地上立起第三块石碑后，竟惹来这么多烦恼，引出了这么多错综复杂的血与火交织的故事。其实，这不过是块粗咧咧、灰乎乎、有着些横竖古怪花纹的普普通通的青石碑啊！风吹、雨淋、日晒，那碑文的笔划变得越来越平滑，那古怪的花纹图案越来越清晰……

应该说，历经北大荒二十多个春秋风雨沧桑的王大愣，踌躇满志地立起那两块石碑时，都是那样所向披靡，风浪无阻。这方北大荒的土地上，深深地影印着他那宛然是纵横捭阖、手挥风去的得意姿势。

王大愣立第一块石碑时，是五十年代初期。当时他在省劳改局工作。那年夏天，他欣然接受了在北大荒筹建劳改农场的任务。

他亲自踏着荒原，选中了小兴安岭山尾甩在南麓的这片扇状的漠漠荒原。这广袤深邃的荒野里，草甸子衔着烂泥塘，片片芦苇缠绕着水泡子，虎啸熊嗷，野狼成群，那野鸭、野鸡群集惊飞时遮天蔽日，那水泡里的鲤鱼、鲫鱼、草根子、鲇鱼挤挤挨挨，互相碰撞，遇上炎夏天旱水里缺氧时，死鱼漂起，水面白花花一片。这里，地腴水肥，满目荒凉，不说那十分遥远而遥远的年代，就连清康熙年间，驻守墨尔根的副都统企图用招民屯垦和流放囚犯留住人烟，也终因蛮荒酷寒和野兽暴虐而荒擢。用宏伟的社会主义气魄，把共和国怀抱里的这片蛮荒建成劳改农场，走改

造人和发展生产并举之路，这里简直是难得的宝地。

那天，王大愣和助手小张骑马踏查到这里，踌躇满志地选定这块地方时，天已擦黑。他俩把马拴在一棵歪脖子矮柳树上，搭起了简易的马架子窝棚，喂上马，捡来些干枝点起篝火，吃点东西，各自从马上取下滚圆的大铁笼子，骨碌进窝棚里，然后打开铁笼门猫腰钻进去，上了锁，蜷曲着身子，呼呼呼打着香鼾坦然地熟睡起来。这滚圆的大铁笼，是王大愣的小发明，启程前特意到一家铁工厂订做的，从省城出发上火车时随人发快件托运到嫩江车站，下车后休息了一宿，两人买了马驮上，沿着嫩黑公路走出八九十里地，便离开公路向荒野深处插去。这铁丝笼的窟窿眼儿，个个只有纽扣般大小，那铁丝有筷子粗细，照王大愣的话说，到深山荒野里有了它，尽管躺在里面放心地呼呼睡大觉，再凶猛的老虎和熊瞎子也是干瞪眼，嘴伸不进，牙咬不动，是响当当的生命保险笼。

夜深了。篝火灭了。群狼虎豹蹦着高儿蹿来，团团围住了拴在树上的两匹马。混混沌沌的森严夜色，迷茫而幽深，一对对瓦蓝的眼睛，像飞离地面不高的萤火虫围树绕了一圈儿。两匹马忽而前蹄猛猛地抓搔草地，忽而后蹄发疯般直尥蹶子，忽而又仰脸长啸，吓得那群狼中没有一个敢往前凑合。

突然，一只老灰狼像是发现了窝棚里的奥妙，把嘴巴往草地上插，“嗷—嗷—嗷—”接连尖叫三声，一个高儿忽地蹿起来朝窝棚扑去。刹那间，几十只饿狼倏地紧紧跟上，有的用嘴拱，有的用爪子扒，很快就把窝棚折腾塌了架，露出了两个滚圆的大铁笼。围着笼子的狼群，嘴巴伸不进去，急得爪子抓搔得铁丝哧哧直响，不时发出嗷嗷的干嚎。嚎急了，抓搔累了，它们用脑门顶撞得两个大铁笼在草地上骨碌起来。

王大愣睡的铁笼被几只狼一股脑儿拱出搭窝棚的地方，沿着一个小斜坡，被拱到了水泡子边上。那几只狼馋得直流涎水，仍

不甘心，猛劲一个撅嘴，“扑通”一声，铁笼滚进了水泡里。他幸好从笼眼里伸出两个手指头，使劲捏住了长在泡边的一根筍条，才使身体和铁笼没有沉落下去，但那整个下半身却被泡在水里，时间一长，像蹲水牢一样，被泡得心烧火燎般难受。他大声呼喊小张，小张发出响亮的回答，说明安然无恙。随着他俩的呼喊和回答，饥饿的狼群发出了穷凶极恶的嚎叫……

天亮了，狼群散退，隐进了深山。

原来，小张的铁笼被拱进三棵紧挨着的树空当中夹住之后，任凭那几只狼怎么发疯，再也拱不动了。他撒眸一下四周，赶紧从贴身兜里掏出钥匙打开笼锁钻出来，跑到水泡边，把王大愣的铁笼拖了出来。当王大愣水淋淋地钻出铁笼时，小张一看，只见他满脸都被小咬、蚊子和小刨锃儿咬得鼓起了一一个个红肿的肉包儿。

王大愣搓一把发痒又发麻的脸，对小张说：“他娘个腿的，真不容易，要不是我发明这个保险笼，这会儿咱俩早变成狼屎了！小张，你记着，建场动工时，先在咱俩搭窝棚的地方立个碑。”小张不解地问：“立碑？什么碑？”王大愣双手掐起腰，眯缝一下眼，略有所思地沉静片刻后，踌躇满志地说：“我说，你拿出笔来记：三米高、两尺宽、半尺厚，碑的一面刻上三个大字——‘创业碑’，碑的另一面刻上‘公元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王大愣、张小波选址建场寄宿于此，深夜袭来狼群，险些丧命，特立此碑，以昭示后人，创业艰辛。’”

这片扇形荒原上建成劳改农场后，被称为小兴安劳改大队。王大愣立“创业碑”的地方，建了大队的一个点，叫做三支队，王大愣被委任为支队长。按照他的设计，支队办公室就设在碑的附近，飞机式的小平房办公室大门正冲着“创业碑”三个石刻大字，齐腰深的榆树墙将碑团团围住，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小花圃，里面栽满了丁香花。每当叶绿花红、蝶飞蜂舞的傍晚，王大

愣总喜欢给来这里观光的人讲那“大铁笼”的故事……

王大愣立第二块石碑时，这三支队已成为全大队二十多个支队中育人和生产双丰收的先进单位，已拥有耕地四万多亩，链轨、胶轮拖拉机二十多台，牛羊成群猪满圈，还办了能养万只鸡、鸭、鹅的禽舍。每到麦收、秋收季节，晒粮场上堆积的小麦、大豆像一座座小山一样。被改造的犯人，刑满出狱又进一批，进后刑满又不断出狱，犯人最多时达到了七百多人。其他支队的犯人有的抢枪越狱，有的合谋打死干警，王大愣这里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有一次，大队领导让他在支队长会上介绍介绍经验，他执拗着不肯上台，在座位上站起来手一扬，说：“嗨，有啥好说的，你们不都叫我王大愣嘛，我就是凭着这股子愣实劲把他们震唬住的，什么样的‘棍儿’和‘刺儿’也不敢炸毛！”

王大愣这话还真不是吹。平常时候，王大愣掐腰或倒背手往工地一站，挺着腰板，两眼一立□，根本不用说话，那犯人十有八九都像避猫鼠，吓得溜溜的，规规矩矩只管干活卖力。犯人们几乎谁都知道，要是你犯了狱规被王大愣传到他办公室训话，稍有顶嘴或不服，他就顺手从桌子底下扔过去个炉盖、炉钩或什么铁器，然后从腰里拔出手枪，对准你“砰砰”就是两枪，结果是：证据犹在，拒绝教育，企图暴力反抗，被自卫击毙。

这里，因为监狱秩序好，交粮多，一直保持着优秀支队的称号。

天有不测风云，给王大愣脸上抹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是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獗的时候，一个瓢泼大雨不停倾洒的夜里，天地间被急雨搅成哗哗一片，黑得对面不见人影。十多名犯人伙同发电机房的犯人断了电源，打死岗警，抢走枪支，剪断电网，越狱跑了出去。

王大愣得到警报，心里怒潮陡涨，随着双眉紧锁，额角上的青筋鼓了起来。他亲自拉响警笛，带上三十多名管教，全部荷枪
源

实弹，冒雨追捕逃犯。经过激烈搏斗，牺牲了两名管教，击毙了四名逃犯，其余十三名全部抓获。经申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将抓获的十三名逃犯统统枪决。执行时，王大愣将刑场选在离支队监狱大门五百米外，越过沙石面公路横道的一片小杨树林旁，这是两名管教牺牲的地方，照王大愣的话说：血债要用血来加倍偿还！

执行枪决的时刻，当一排子弹飞出枪膛后，王大愣望着十三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双手掐着腰，解恨地长吁一大口气，对旁边的一名副支队长说：“就在这里立块碑，三米高，两尺宽，半尺厚，碑的一面刻上三个大字‘警戒碑’，碑的另一面刻上‘公元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李大牙等十三名在押犯抗拒改造，雨夜打死岗警，抢走枪支，劫狱逃跑被捕获，罪大恶极，经上级批准，枪决于此，特立此碑，以诫后犯。’”

年复一年，杨树林里警戒碑旁的一座座罪犯坟茔上，铺上了一层层厚薄不均的深褐色朽草枯蒿，新的蒿草在朽层上蓬乱地生长着。不知什么小动物在几座坟茔上掏扒了一个个小窟窿，黑咕隆咚地望不见底。傍晚，常有一群群乌鸦栖落枝头，呱呱呱噪叫一阵忽地飞去，也常有猫头鹰阴阳怪气地在这里啼叫，给这里增添了阴森的气氛。

每来一批新收监的犯人，王大愣都亲自组织来这里受教育。

“创业碑”上记下了王大愣为劳改大队创业写下的光荣历史；“警戒碑”上留下了王大愣治队的几度威风。

这第三块石碑上，又记下或留下了王大愣的一些什么呢？

中国历史的滚滚车轮随着日转星移，隆隆地驶进了公元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小兴安劳改大队为了接收安置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将在押的犯人归并给了附近另一个大队，将一部分刑满释放不愿意回原籍的留下，成了就业农工。小兴安劳改大队改名

为国营小兴安农场，三支队改名为三连，当然，王大愣也就随着这个翻牌，变成了这里的主管连长。

犯人迁徙了，留下的刑满就业农工成了共和国的公民。那带有刺滚电网的高高狱墙，很快被毁成残垣断壁，那森严的大铁门从此敞开再不关闭了，人们再不用示证才能在这里出入。它旁边被废弃了的木岗楼木呆呆地在铁门旁疲倦地伫立着，这是以往人们出入最敏感的地方，而今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然而，这里毕竟曾是阶级斗争的重地。峥嵘岁月给人们心里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一些干部和群众习惯称刑满就业农工为“二劳改”，称他们的后代是“二劳改子弟”，因为不相信这些人一刑满释放就会“立地成佛”！而这些人从刑满释放那天，就以为自己早已脱胎换骨，最忌讳的就是这些叫法。这，谁是谁非，有谁能弄清楚呢？

阶级斗争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现象啊！

就在这纷纭复杂现象的纠葛中，王大愣正式接到场革委通知，让他立即做好准备，在很短的时间内，陆续接收来自上海、北京和省内几个城市的知识青年。他在劳改局时的老上级、劳改大队的老领导、现在的场革委主任王肃，亲自打电话嘱咐说，这些知识青年是来接受再教育、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让他一定坚持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继续成为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单位。

一石激起心潮浪。年逾五十的王大愣，虽然还是敦敦实实的身板，脑门、肩膀、胸脯虽然还都是那么宽，但已明显见老了，岁月的风雨给他的前额和眼角上刻下了深密的细纹，嘴唇上下蓄起了杂乱的胡须。然而，他并不服老，经王肃一番激励，又唤起了当年的勃勃雄心：就凭我王大愣，多少年来，能与天斗、与地斗、与兽斗、与阶级敌人斗，如今要摆弄这些黄毛未退的小青年，那还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嘛！要是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

教育，我王大愣也是没有半点假的硬邦邦、响当当的老贫农！

他左思忖、右琢磨，决定立第三块碑，仍然是三米高，二尺宽，半尺厚。碑的一面刻上三个大字：“扎根碑”。另一面刻上：“公元一九六九年初，先后有上海、北京以及省城等地的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奔赴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知识青年进场后，每人栽活一株小松树于碑前空旷地，营成扎根林。”

扎根碑就立在连队南侧猪舍旁的小漫岗上。上海、北京、哈尔滨的知青进场后，冒着料峭的春寒，刨开冻土层，挖下树坑，栽下了一棵棵扎根树……

接着，乌金市的一批知青又进场分到了三连，这个错综复杂的血与火交织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头了。

第一章

绛紫色的台幕徐徐拉开。

齐耳短发的女报幕员戴着时髦的仿造军帽，穿着仿制军装，随着台幕拉开，脚步轻盈地从台侧走向台前站稳，环视一下台下黑压压的观众，然后鹰飞凤翔般轻盈而潇洒地来个向后转，笔挺地立正站好，面对着天幕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右手举起握着的毛主席语录本，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道：“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迎着报幕员的声调，全场立刻爆发出了浑厚、响亮、震耳的顺应声：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没有指挥，没有曲谱，音节间隔，阴阳上去，都那么和谐一致，在这个能容纳七八百观众的连队小俱乐部里有节奏地震荡着，又传播出去，飞向满天星斗的农场夜空。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报幕员放下举起的右手，如同刚才一样，又来一个向后转，面对台下的观众，“小兴安农场三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热烈欢迎乌金市新战友演出，现在开始！”她稍稍停顿一下，放低了点声音：“下面演出第一个节目：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报幕员退场后，一位《红灯记》中铁梅打扮的姑娘走上台来：她穿着红花布褂儿、浅蓝裤，脚着布鞋，双脚并拢站稳，恭敬而又显得彬彬有礼地给观众施个礼，然后左脚向前挪动小半步，姣美苗条的身体稍稍向前一倾又向后一闪，由左肩向右闪了个弧形，靠惯力把一条乌黑闪亮的长辫摆到了胸前。她两手轻轻摆弄着辫梢，头微微向台左侧的小乐队点了点。

脆响的京胡亮出前奏后，随着小乐队奏出的高亢悲壮的乐曲，哀婉激越的唱段飞出了姑娘的歌喉：

摇摇“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
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
奶奶呀！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
今日起志高眼发亮，
讨血债，要血偿，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
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放——
……”

明亮的灯光辉映着姑娘轻描淡抹后显得更加眉清目朗的秀逸面容，略微隆起的胸脯，优美的曲线，是那样风姿绰约，一对水汪汪的黑亮的眼睛随着唱腔闪烁着神采，她用音色上的刚、柔、愿

浓、淡和力度的变化，把自己塑成了戏剧中的铁梅形象。

唱词意境达到了高潮，京胡奏出的曲调压倒了其他声音，姑娘呼口气后运足感情，忽而调高，放开了嗓门：

摇摇“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顶天立地是英雄的共产党，
我跟你前进决不彷徨。
红灯高举闪闪亮，
照我爹爹打豺狼。
祖祖孙孙打下去，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她那奋发激扬的情态和身姿，在歌声的震颤中，颀、颈、腹富有韵律地起伏起来，烘托着丰满的胸部，特别是嘴角旁两个小酒窝和着口型变化忽深忽浅，给演唱增加了魅力。

台下照相机的闪光灯一闪一亮，发着喀嚓喀嚓的拍摄声。

姑娘娓娓动听的歌声和俊秀的面容吸引着台下所有的观众，随着最后一句唱词飞落，她刚向后倒步表示要退场，全场便爆发出不息的掌声，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再来一个，大家要不要？”

“要！”随着一片呼喊，掌声更响了，直到姑娘退却的小步又还原回来，掌声和呼喊声才平静下来。

“谢谢大家。”姑娘微微一鞠躬，轻柔甜美地一笑，自己报幕，“再演唱一首《金瓶似的小山》。”

温润、柔美、清亮的歌声和着乐曲在小俱乐部里震荡飞扬，由京剧清唱换成抒情歌曲，更显露出姑娘的演唱天分，那皎美的体态，恬静的表情，花一样纯洁，梦一样轻柔，在这个空间里，她简直成了最和谐、最完美、最丰富的艺术形象。

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亮得更频了。

这支歌唱完后，台下的观众仍不断鼓掌，不肯放她谢幕，北京、上海和本省不同乡音汇聚成杂乱的呼喊声浪，一再要求：再来一个，再演唱一个……

王大愣接到场革委要他立刻做好迎接知青的通知不到半个月时间，先后有上海、北京和省城的六百多名知青被分到了三连。现在被欢迎的这二百名知青，来自本省东南部的乌金市，都坐在离台最近的小俱乐部前端。九十多名女知青分别被编成十三排和十四排，一百一十多名男知青分别被编成十五排和十六排。编在十六排的知青郑风华是连部任命的排长，坐在本排区域的最后一排长椅上。当姑娘从后台一出场时，他惊奇地忽地站了起来，是她？是不是在做梦？还是看花了眼？后排有人呼喊：“坐下，坐下！”他坐稳揉揉眼定睛仔细一看，再加上她那一出口就耳熟的歌声，使他惊喜地做出了判断：就是她——白玉兰！初中读书时，她和他一直是同班，考上高中以后，还在一个班，而且又是相隔不远的邻居。即将毕业离校时，两人之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吸引着他们频频接触，谁知不久，她突然离开家乡，去省城她姨妈家了。有人散布说，她要在省城找工作找对象，再也不回乌金市了。他多少天怅惘地盼着她的来信，久而久之，鸿雁无书，他的心渐渐凉了。

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和她相遇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心怦怦直跳。

他珍视和她的友谊。

那是六二年，他俩都在乌金市永进中学初一（一）班，白玉兰七岁上学，刚好十四岁，郑风华八岁上学，比她大一岁。白玉兰是班级年龄最小的同学，个子小，又长得瘦，坐在最前排。郑风华虽然比她大一岁，因六〇年闹自然灾害挨饿，夏天吃野菜中毒，险些丧命，加上家庭经济境况困窘，生活拮据，恢复较慢，身体孱弱，个子并不比白玉兰高多少，就坐在她的后排。

他们的班主任钟老师三十岁刚出头，是乌金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教了整整十年学，已经摸索出一些教学和管理班级的经验。他教的那套初中语文课本，能篇篇背得滚瓜烂熟，就连布置单元后面的练习题也不翻书，他背着说出的页码、题号和题的内容，学生从来没有发现过错误。他是学校的优秀教师。学校开展“争当三好学生，创五好班级”活动，钟老师决心要把这个新接的初一（一）班，培育成一流的班级，因此，他恪尽职守地教育着学生。

一天早晨，同学们到齐后都在上自习，等待着铃响上课。钟老师来到教室检查“三带”（水杯、手纸、手帕），检查到郑风华时，郑风华从兜里掏出手帕却带出了两个烟蒂。

“还有没有？”钟老师板起脸，用命令似的口吻说，“都掏出来！统统放到讲台上！”

郑风华低着头，脸涨得通红，慢腾腾地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把烟蒂，连同手帕带出的那两个，也捡起来，放到了讲桌上。他放好烟蒂，抬起头来，翕动下嘴唇，刚想说些什么，遇上了钟老师那严厉的目光，便难为情地低下了头，迈开小步，要回座位。

“先别回去，”钟老师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你先在黑板前面站一会儿吧！”

同学们交头接耳，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嗨，咱们班出了个响当当的抽烟大王！”

“我说从他身边走总闻着一股烟味呢！”

……

钟老师检查完所有的同学，走上讲台，瞧瞧那一小堆烟蒂儿，斜一眼低头站着的郑风华，扫视一下全班学生，语重心长地说：“吸烟对人身体是有害的，那里含有大量尼古丁，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报告！”一声清脆的声音打断了钟老师的话，“老师，我有

话要说，行吗？”

同学们的目光刷地投向最前排的白玉兰身上，她有礼貌地举着右手，闪着一对有神采的大眼睛，期待着钟老师允许她说话。

“好，请讲吧！”

“老师，”白玉兰放下手站起来，斯斯文文地说，“郑风华他捡烟蒂儿不是自己抽。”

“那是干什么？”

“给他爸爸。”

“怎么？”钟老师疑惑地问，“给他爸爸？”

“嗯。”白玉兰诚恳地瞧着钟老师，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

“老师，是真的。我是听我爸爸在家闲唠嗑时说的。我爸爸和郑风华的爸爸在一个井口，”白玉兰恬静地像蚕儿吐丝似的不断地说起来，“郑风华的爸爸是采煤工，上个月井下出冒顶事故受了公伤，腰肋骨砸折两根呢，这阵儿，还在矿总医院住院呢。他家人口多，本来生活就很困难的，以后就更困难了。他爸爸有烟瘾，那黄烟二十多块钱一斤，能舍得买吗？他爸爸叫他去捡面瓜叶子晒干了抽。听说，郑风华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低着头捡烟蒂儿，等攒一个星期扒好，再给他爸爸送到医院去……”

同学们听着听着，那些唧唧喳喳的议论停止了。钟老师瞧瞧郑风华，又瞧瞧白玉兰，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白玉兰眨眨眼，盯着钟老师，用诚恳的语气打保票：“钟老师，这是真的呀，郑风华捡的烟蒂真的不是自己抽……”她瞧着钟老师阴郁的面孔，猜测钟老师以为自己撒谎，在帮助郑风华遮掩错误，心里一委屈，眼圈湿润了，声音有点哽咽了，刚才诚恳的语气变成了恳求：“钟老师，是真的呀，您就相信吧……”

“相信！”钟老师朝白玉兰点点头，走到郑风华身旁，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回座位去吧。”

他心里有些酸楚，再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教室。矿工的奉献是多么伟大，矿工的品德是多么可敬，而矿工的现实又是多么可怜！

他爱矿工，也爱他们的子弟，他带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关心他们，培育他们……

郑风华抬起头朝座位上走去，感激地瞧了白玉兰一眼。

这就是他们最初的那纯真的友谊。

事隔三年之后，他和她考上了高中，又被编进了一个班级。

真是女大十八变。白玉兰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学习好不说，还能歌善舞，在班级的几次周末文艺活动中露出了超常的演唱天分。

新年前，学校安排以学年为单位排练文艺节目，参加学校的迎新年文艺汇演。

当时，电影《刘三姐》公演不久引起轰动，文艺委员选定一个节目，让白玉兰扮演刘三姐，再找个扮演地主老财的对唱山歌。正推选地主老财困难时，有名同学起哄闹笑话似的说，郑风华嗓子像破锣，唱起那地主老财的段子来准有味道，又有几名同学跟着一哄哄，加上文艺委员、班主任老师一做工作，当真把郑风华推上去了。

那天是个星期六下午，排练完文艺节目后，郑风华又做了会儿作业，背起书包往家走。他出校门不远，发现前面不远是白玉兰，她左肩上背着书包，低着头边走边伸手比画着。郑风华一看就知道，她正按辅导老师导演的，凝神塑造刘三姐对歌时豪爽、潇洒的艺术形象呢。

他和她都住在矿外立井旁的自建公助矿工新村，上学、放学常常碰面。

夜色轻轻抖落着。

白玉兰迈上了每天都要横穿而过的矿区铁路专用线，她只顾

低头哼唱和比画，忘记了观望左右，正当她一步跨上铁轨时，一列长长的煤车拐过一个急转弯驶了过来，当火车“呜——”叫一声，白玉兰警觉时，火车已在暮色里沿着下坡疾驶而来，她惊慌得双腿发抖，竟迈不动步了。司机已发现路基上有人，尽管刹得车轨格格直响，还是滑冲了下来。

郑风华见事不妙，甩掉书包，飞步蹿上去，狠劲把她拽倒，紧紧抱住她骨碌进了路基下的水沟里。

火车带着咯吱咯吱的急刹车声闪过后，郑风华爬起来看看白玉兰，除了被水沟的泥水蹭得像“泥鳅”外，什么地方也没伤着，只是郑风华抱紧她骨碌时，右手背被里程碑石棱撞掉一片肉皮，鲜血模糊了整个手背。

白玉兰急忙用手帕给他缠住伤口，陪他到医院包扎好后又送他到家里，感激得一时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才好……

光阴荏苒，他们升入了高二，正当拼搏苦学，准备奋战一年迎接全国高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震碎了那花环般绚丽多彩的少年梦。全国范围内很快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停课、停产、批斗、辩论……

烈火很快烧到了居民委员会这个僻静角落。

一天夜里，白玉兰突然叩响了郑风华家的窗棂，慌慌张张地报信说，街道的红色妇女造反团头头刚在她家开完会，说他奶奶讲过很多鬼神故事，是宣扬封资修，明天早饭一过就揪出来组织街道妇女批斗……

郑风华一听，心颤了：奶奶从小把他抱大，他和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怎么受得了瞧着奶奶哈腰、低头、戴高帽，甚至挨打！他壮了壮胆，连夜领着奶奶登上火车回了山东老家。红色妇女造反团去揪斗时扑了空。

白玉兰的妈妈联想到自己的姑娘和郑风华频繁接触，猜测十有八九是她报的信，虽然不敢透露，却暗暗下决心要切断他们的

来往。自己家这样纯纯正正的贫农，怎么也不能让姑娘和一个家庭成份是中农又有问题的人家的孩子搞对象。她绞尽脑汁，把白玉兰送到了省城的妹妹家。

……

郑风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回忆着一桩桩往事，胸脯一起一伏，完全沉浸在兴奋、激动之中。

白玉兰连唱了五支歌曲，才在稍显稀落的掌声中退了台。文艺宣传队又演出了些舞蹈、三句半、对口词、锣鼓群等形式的节目，欢迎晚会由高潮落向低潮结束了。二十多名文艺演出队的演员一起出台站在一起，一边有节奏地拍着巴掌，一边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欢送观众拥挤着走出小俱乐部。

郑风华大步登上台去，朝着正收拾小道具的白玉兰背影脱口喊了一声：“白——玉——兰——”

“啊！”白玉兰听到这耳熟的声音，忽地站起来迎上去，快乐地紧紧抓住了郑风华的两只胳膊：“我写的信你收到了？”

“信？”郑风华一愣，“什么信呀？”在这样的场合，白玉兰的激动和亲昵使他有些突然，多少年来的交往和接触，他们连手都没有主动拉过，何况这样热烈的拥抱。他的脸涨红了，心跳在加快。

当白玉兰发现一些退场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都在格外注视着他们时，便轻轻地松开双手，仍然兴奋地瞧着郑风华说：“前几天，我听说这里要接收咱乌金市的一批知青，就给你写了一封信，欢迎你来！”

“噢——”郑风华摇摇头，“没有收到。”

“哟，这么说——”白玉兰朝郑风华点划着一个手指头，闪出点儿诡秘的神情说，“咱俩是不谋而合呀！”

俩人都格格地笑了。

“喂，白玉兰，”郑风华收住笑，“你妈要是听说咱俩又凑到

一块儿了，还不得——”

白玉兰截住他的话：“嗨，我妈那个人呀……嘿，管她呢！”她一转话题：“这回下乡呀，我就是先斩后奏，都报完名要起程了，才给我妈打了个长途电话，你猜怎么着？”

“我猜，你妈得发疯！”

“我妈在电话里哭啦！我抢白她说，上边说了，老三届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城里十年之内不招工，将来我没有工作，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郑风华截断她的话：“你妈准会说：我养活你一辈子！”

“哈哈……”白玉兰笑出声来，“你算把我妈看透啦。”她停停接着说：“她还真是这么说的。我在电话里听我妈一哭，不知怎么，心里有点儿酸溜溜的了……我心一横放下话筒，当天下午就乘上了往这儿送省城知青的专列。”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郑风华嘿嘿一笑，“我以为，你妈把你送进省城亲戚家，就隐蔽到桃花源了呢……”

“别小瞧人！”白玉兰嗔怪一声，立即变缓了口气，“哎——，你报名下乡很顺利吧？”

“不，”郑风华摇摇头，“从内心里讲，我是不想来的。你知道，我爸爸公伤落了残疾后调到井上当辅助工，工资更低了，全家八张嘴都要靠他养活。爸爸虽然咬着牙想供我上大学，我倒想，考不上也好，找个好工作好替爸爸担点家庭的担子，听说十年不招工，也就没等头了……”他发现白玉兰神情有点儿发愣地瞧着自己，深吸口气又缓缓地呼出来接着说：“白玉兰，不知怎么，我没有你那种要来这里的火一般的激情。”

“嗨，管他什么激情不激情，”白玉兰打圆场说，“反正是走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

郑风华说：“我爸爸单位要实现子女上山下乡一片红，我没报名，爸爸进了学习班，我要现在不报名，大概爸爸现在还得在